

张序 成玉 著

美国总统的 情感世界

——从华盛顿到克林顿

成都



目 录

乔治·华盛顿.....	(1)
国父爱过有夫之妇	
约翰·亚当斯.....	(8)
男女犹如磁极相吸	
托马斯·杰斐逊	(12)
与女黑奴私生了7个孩子	
詹姆斯·麦迪逊	(22)
40多岁才娶到一位有孩子的寡妇	
詹姆斯·门罗	(26)
傲慢专横的妻子	
约翰·昆西·亚当斯	(29)
婚前性行为	
安德鲁·杰克逊	(36)
为洗刷“通奸者”名声而决斗杀人	
马丁·范布伦	(50)
蛰居43年的总统	
威廉·哈里森	(53)
第一夫人未住进白宫	
约翰·泰勒	(57)
攀摘比他小30岁的“长岛玫瑰”	
詹姆斯·波尔克	(65)

没有生育

扎恰里·特勒 (68)

幸福的结合

米勒德·菲尔莫尔 (71)

女教师与男学生的爱情

富兰克林·皮尔斯 (76)

悲伤的家庭生活

詹姆斯·布坎南 (81)

神秘的同性恋者

阿伯拉罕·林肯 (86)

有精神病的夫人

安德鲁·约翰逊 (96)

妻子是他唯一的老师

尤利西斯·格兰特 (100)

军人的婚姻

拉瑟福德·海斯 (103)

“至少也要找一个情人”

詹姆斯·加菲尔德 (108)

屈从于“非法的情欲”

切斯特·阿瑟 (115)

和天才女高音一见钟情

格罗弗·克利夫兰 (118)

他把朋友的孤女娶进白宫

本杰明·哈里森 (123)

与妻子的侄女堕入情网

威廉·麦金莱 (129)

- 耐心最好的“圣夫”
- 西奥多·罗斯福..... (135)
- “我不坚贞”
- 威廉·塔夫特..... (147)
- 妻子的专断和压力使他成功
- 伍德罗·威尔逊..... (152)
- 第一夫人与总统的情人和睦相处
- 沃伦·哈定..... (168)
- “在热爱中纵情欢乐”
- 卡尔文·柯立芝..... (180)
- 寡言的男人与开朗的女人
- 赫伯特·胡佛..... (184)
- 会说汉语的第一夫人
- 富兰克林·罗斯福..... (189)
- 共同维持分居状况 29 年的奇怪婚姻
- 哈里·杜鲁门..... (203)
- “我一生中唯一的女人就在这座房里”
-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208)
- “我对你不管用了”
- 约翰·肯尼迪..... (219)
- 嗜色如命的冒险家
- 林登·约翰逊..... (255)
- “过来,我是你的总统”
- 理查德·尼克松..... (265)
- 联邦调查局档案与香港导游小姐的约会
- 杰拉尔德·福特..... (272)

时装模特儿的缘份

詹姆斯·卡特..... (276)

“因为我也是个人,我也会受到诱惑”

罗纳德·里根..... (283)

唯一离过婚的总统

乔治·布什..... (293)

一见倾心

威廉·克林顿..... (301)

两位天才的结合

乔治·华盛顿

国父爰过有夫之妇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和第1任总统，作为一位世界伟人，他的私生活并不象他的辉煌成就那样值得称道。他曾追求过朋友的妻子，最后与一位寡妇结了婚，没有留下任何后裔。

年轻时的华盛顿很罗曼蒂克和富于感情，但却非常腼腆，与女孩子在一起时，显得拘谨和不自然，经常张不开口。成年以前，他曾以这首打油诗吐露他的失败：

“啊，我真倒霉，竟然热恋而不敢倾诉；虽然为爱
情折磨，深感痛苦；久已倾心，却不敢吐露。”

华盛顿在结婚以前，在情场中总不如意，他的第一位意中人叫贝齐·方特勒罗伊，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县一个法官和议员的女儿。在她年仅16岁时就引起20岁的华盛顿的青睐。他一再向她求婚都遭到拒绝。

1756年，24岁的华盛顿去波士顿处理一件军事问题。途中，在纽约结识了富有的庄园主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26岁的女儿玛丽·菲利普斯。华盛顿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据说

还求了婚，但最终仍然无功而去。

华盛顿最出名的恋情要算他与有夫之妇莎丽·费尔法克斯之间的爱。华盛顿第一次见到莎丽时只有16岁，当时他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劳伦斯·华盛顿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弗农山庄，附近有一幢叫贝尔弗的宅邸，主人叫威廉·费尔法克斯，他妹妹安妮1748年嫁给了乔治·华盛顿的哥哥劳伦斯，这使得乔治·华盛顿成了贝尔弗的常客，并接受了为费尔法克斯先生勘测土地的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工作，每天能挣7美元。

华盛顿与费尔法克斯先生的儿子乔治·费尔法克斯成了朋友，更被他的新娘、18岁的莎丽迷住了。莎丽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容貌美丽，具有迷人的魅力、文雅的举止、优美的性情和少见的聪慧。莎丽的一个后裔在提到华盛顿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时描述说，他的“心脏好象顿时变成了一台正在工作的内燃机”。

莎丽·费尔法克斯对乔治·华盛顿一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人们难以想象的。那时的华盛顿，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文化程度还不及一个小学生。莎丽向他介绍名著，探讨名剧，通过这些对他灌输了各种知识和思想观念。在他们相处的那些愉快岁月里，情窦初开的华盛顿对博识、美貌的莎丽心生爱恋，他们两情缱绻，但从未超出调情的界限。

华盛顿在此后25年中写给她大量的书信，从中人们不难看出他们之间那种缠绵的情意。尽管这些信大部分内容都写得比较规矩，好象华盛顿预感到以后会有人看到这些信似的。但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其中所流露的铭心刻骨的恋情。

而莎丽写给华盛顿的信现在仅存一封——是一张便条。她在公公写给华盛顿的信后加了几行字。为了避免嫌疑，这个附言还同时签上了另外两位妇女的名字。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先生：

感谢上帝！你终于安全回来了，但我不能不为你如此不仁慈地拒绝我们今晚去看你这样的美事而责备你。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的腿脚不能载着我们去弗农山庄的话，那么要不是因为你不同意，我们就是爬也要爬着去见你的。如果你明天早上不早早地赶到这里来，我们就要动身去弗农山庄了。”

虽然这个便条显得天真无邪，但其中的情意却是一目了然的。莎丽对华盛顿回来后没有直接赶来见她而感到生气了。

最使华盛顿身心痛苦的时期，恐怕要算莎丽的公公去世，乔治·费尔法克斯去英国接收财产，而把她独自留在贝尔弗的这段日子。虽然这是华盛顿最好的机会，但他硬是克制着不去见她。他呆在自己的弗农山庄里，痴情而病。一位医生说：如果他再这样下去就将不久于人世了！此时，华盛顿下决心把莎丽彻底忘掉，为自己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因为尽管莎丽对华盛顿也是一往情深，但她决不可能离开自己的丈夫而投向他的怀抱。在殖民地时期，结婚后妻子是没有独立财产的，离婚将使她在经济上蒙受极大损失，而且，还将使她名誉扫地，无脸见人。

那时，华盛顿正在弗吉尼亚州的民兵队伍里服役，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他对莎丽的爱使费尔法克斯家族有所察觉，其中一位亲戚在写给华盛顿信中劝他说：“同敌人作战，比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沉思回忆那些应该从你思想上清除的往

事，是更崇高的前程。”

在下决心不和自己真心相爱的情人结婚后，华盛顿决心为钱而结婚。当时，弗吉尼亚州有一位知名的“待嫁女富人”，名叫玛莎·卡斯蒂斯，她丈夫一年前去世，留下了26岁的她和两个很小的孩子，以及价值10万英镑的财产。华盛顿早就听说过她。1758年初，在威廉斯堡的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这位比自己大八个月的孀妇。玛莎看中了这位军人，认为他能帮助管理自己庞大的庄园和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华盛顿则看中了她的财产和声望。于是，华盛顿两次登门拜访后，他们就订了婚。

尽管如此，莎丽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华盛顿的生活。他在马里兰州坎伯伦军营，在同法国人打仗时仍然不忘给莎丽写信，莎丽也为他结婚安顿新娘而整修家园出主意。好几次，华盛顿甚至利用战场上的空隙，抽身溜到心上人那儿呆一晚上。一次，莎丽看到他的战马已经疲惫不堪，于是借了一匹好马给他。直到婚期临近的1758年9月12日，已是民兵上校的乔治·华盛顿在军营给莎丽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夫人：

对我昨天受到的短暂而友好的款待深感荣幸

……。

如果你允许这种款待可以通过反对我们目前的计划和安排来得到的话，那你就会因为增加了我希望获得卡斯蒂斯女士的焦急心情，而摧毁了它在我心中的一切美好感受。——到那时的话——我不需要明说——你自己想去。我自己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还不足以使我高兴吗？这是真的，我承认自己提倡

为了爱应该作出奉献——我知道有一位夫人与此有关——我还要进一步坦白地说——你知道这位夫人是谁。是的，夫人，她对他来说是如此迷人，他无法抵挡住她的魅力：这种影响力是如此之大，总有一天他会垮下来的。每当我想起那些我希望能在脑海中永远抹去，但又时时出现的上千个温情脉脉的书信时，眼前就会浮现出她那美若天仙的情影。这些令人感慨的往事，勾起了我心中无限的渺茫！我一直痛切地想着，这就是命运——它主宰着我们的一切——不要企图以绵薄的人力去和它抗争！

亲爱的夫人，是你，或许是我自己，使我向你完全全坦白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是很明显的——不要对此有所怀疑，不要再对别人讲——别人无权知道我心中的恋人，当我想把这一切在心底深深地埋藏时却吐露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想知道的就是，只有你的一个熟人能拯救我或揣摸透我的心思。但还是向这一切说声再见吧，如果我有幸的话，等到我最幸福的那一天。现在的一切多让人心情郁闷啊！

亲爱的夫人，相信这一切吧，最真诚地祝愿你。

你最虔诚的

G·华盛顿

在这封信中，华盛顿用含蓄、隐涩的句句，向莎丽表达了他心中深藏的炽热情感，但他又似乎想极力掩饰，正是这种矛盾心理更使其痛苦万分。

令人遗憾的是，华盛顿毁掉了莎丽 13 天后写来的回信，

也许是使他感到失望，也许另有原因。在给莎丽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们是否都误解了对方信中的真意？我想起吗看起来是这样的，虽然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希望事实正好与此相反，但不说上一大篇我就无法解释清楚——但我不再多说了，免得再费心猜详。”

1759年1月6日，26岁的华盛顿与27岁的玛莎·卡斯蒂斯举行了婚礼。玛莎是一个身材有点矮胖，长相一般，但性情开朗愉快的女性，谁都不认为她与华盛顿的婚姻是爱情的结合，但他们的婚姻是和睦、宁静和美好的。他们没有生育，华盛顿对他的继子女约翰和小玛莎·卡斯蒂斯很好。

玛莎比华盛顿多活了两年半。

华盛顿最后一次见到莎丽·费尔法克斯是在1773年，当时她和丈夫要去英国解决一些财产问题。因为还打算要回来，莎丽和华盛顿并没有抹泪相别。然而，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却使他们从此天各一方，费尔法克斯夫妇再也未能回到美国。临行前，费尔法克斯夫妇曾委托华盛顿替他们把贝尔弗宅邸租出去。华盛顿还答应在去费城参加第1届大陆会议前，为这对夫妇拍卖他们的家具和杂物。华盛顿本人也花了169英镑从中为自己买了些物什——莎丽卧室里的床垫和她用过的枕头。这些东西成了他思念莎丽的唯一寄托。

1798年5月16日，已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的华盛顿给莎丽写去了最后一封信。他们有25年没有见面了，但他的感情依旧如故。他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夫人：

自从我把此地当故乡，把自己沉浸在通过熟悉

的书信或其他方式与朋友们神交以来，时间已不知不觉地逝去了近 25 个年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生活中发生了多少重大的事件啊，人们心中和周围事物的变化仅靠我这支笔是书不尽写不清的。但这些事件和变化的任何一件——把它们全部加在一块，也不能抹去我心中那些幸福的时光——那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身边有你的陪伴……。每当我把目光转向贝尔弗庄园时，历历往事就会勾起我心中的悲凉和酸楚。但我克制不了自己，还是要看，还是要想，我和它的主人曾那样和谐、那样友好地在一起生活，这段日子铭刻在了我心中。目睹颓残衰败的旧物，怎不令人悲怆往事的云烟。请允许我坦白，我还常去看望那些居住在这个国家里，和你的谱系最接近的亲戚们。可是你呢，你却情愿在他乡异国的满目尘俗中了此一生，也不愿在他们中间度过一个晚上。想想世间有多少故人，你和他们的友情有多深！”

莎丽·费尔法克斯死于 1811 年，时年 81 岁，而华盛顿早在 1799 年就去世了。

再没有比乔治·华盛顿和莎丽·费尔法克斯之间更深沉、真挚的爱情了。她无疑塑造了美国之父伟大的人格。

约翰·亚当斯

男女犹如磁极相吸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2任总统，也是第1任总统华盛顿的副总统。他是第一位由在职副总统当选的总统，但4年后，他又被他的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赶下了台。

亚当斯年轻时矮胖，但却显示出一个魁梧男子的气概和聪明，颇为女孩子们垂青。他在自传中写道：“秉性多情，从10岁或者11岁开始我就喜欢同女性交往。在年轻的女子中我有自己的相好，在她们的陪同下消磨许多夜晚。进入大学以后，有7年我不再同姑娘们约会，但后来又恢复常态，直到我结婚才告停止。”亚当斯的父亲曾警告他，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会带来毛病，所以他一直保持童身直到结婚。老年的他夸口说：“没有一个处女或已婚女子见到我会脸红或懊悔曾与我相识”。“没有一个父亲、兄弟、儿子或友人曾因我与他们的女儿、姐妹、母亲或其他女性的交往而烦恼或者生气。我的孩子们可以放心，他们没有私生的弟兄或姐妹。”虽然他拒绝列举他年轻时的情人，但在自传中他保证：“她们都是贞节和有道德的少女，并终生保持这种品质”。

曾经把亚当斯吸引到订婚边缘的一个少女是汉娜·昆西，她是亚当斯的朋友乔舒亚·昆西的姐姐。汉娜比亚当斯小一岁，是一个机智、博学、迷人的褐发女郎，同时有好几个男人追求她。亚当斯当时23岁，当律师，正在为自己的前程奋斗，决心先不结婚，直到他的收入改善了再说，但是汉娜同他越来越亲近，要委身于他。许多星期天的夜晚，亚当斯都在她的家中度过。他的父亲警告他，人们开始谈论他们已经订婚。亚当斯驳斥这种谣言，虽然他已经被他的“奥琳达”——他对汉娜的昵称——的魅力吸引住了。一个春天的下午，他和她一起在她家的客厅中，在柔和宁静的气氛中谈话，光线朦胧，春意盎然，亚当斯一下子忘记了他的事业和结婚费用。正当他要向汉娜求婚时，门开了，两个朋友走了进来。亚当斯回家之后，对这个动人的引诱发生了动摇，发誓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抵制它。至于汉娜，她已等得不耐烦了。1760年，她与辛哈姆的贝拉·林肯博士结了婚。丈夫死后，她又嫁给埃比尼泽斯托勒，后来又再次成为寡妇。亚当斯从未忘情于她。1820年，距他们相爱60年后，汉娜拜访了亚当斯，这位前总统已是一个鳏夫。“什么？夫人！”84岁的亚当斯高兴地喊叫：“我们不能一起到丘比特树林散步吗？”汉娜回答说：“啊！先生，我们不是第一次到那里散步了。”汉娜于1826年去世，与亚当斯死于同年。

1764年10月25日，28岁的约翰·亚当斯与安比格尔·史密斯在马萨诸塞州威茅斯的新娘家中结婚。安比格尔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亚当斯虽然从小就熟悉史密斯的家庭，但没有注意到这个比他小9岁的文雅的女孩。1760年，在波士顿的一次舞会上，他们相互认识。1762年，当亚当斯的朋友理查德·克兰奇与安比格尔的姐姐玛丽订婚后，他随克兰奇来到威

茅斯，很快被这个好读书的娇小玲珑、怕羞的 17 岁黑发姑娘吸引住了。他迷恋于安比格尔那侃侃而谈的谈吐、应付自如的神态以及她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丰富知识。经过 5 年的恋爱，他们彼此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终于结成伉俪。

安比格尔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通过广泛的涉猎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后来，她成为所有第一夫人中最有学识和才能的一位，也被认为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关心时事，对政治有见解，政敌们曾抨击亚当斯在政治上听命于夫人，并嘲讽地给安比格尔起了外号叫“夫人总统”。

亚当斯从结婚到就任总统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外从事政治活动，为美国独立奔走并充任驻外使节，而安比格尔则在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的家中照料家务和孩子。在长期的分离中，两人鸿雁传书，往来了大量感情洋溢的书信，这些书信连同他们在恋爱期间的情书大都保存了下来，使后人得以了解亚当斯夫妇的感情生活。安比格尔在 1795 年给亚当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没有哪个人都 60 岁了，还要一出门就是 3 个多月。”“噢，我多么希望能把头靠在你的胸脯上。”亚当斯回信写道：“不过你怎么竟然暗示或说出‘60 岁’的字眼来，如果我在你身边，马上会叫你知道，我还是个不到 40 岁的壮汉呢！”

1778 年，亚当斯在法国当使节时，在巴黎的一次晚宴上，一位高雅的贵妇德·特克赛尔夫人突然大声地问亚当斯：“亚当斯先生，听您的姓我知道您是第一对男女（指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也许您们家还保留着那种克服困难——一种我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困难——的传统吧。我一直不明白第一对男女

是怎样发现了性行为这门艺术的。”亚当斯对她的问题感到吃惊、窘迫和愤懑，他面红耳赤，但很快恢复了镇静，假装严肃地告诉她：“我们的身体中有一种类似电力或磁力的物理本性，当一对男女在有效距离内接近时，就会象磁针与磁极或带电实验中的两个物体一样相互吸引在一起。”“啊，”这位法国夫人说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吸引！”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亚当斯总统曾派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将军乘美国军舰到英国物色了四位美女，两个给将军，两个留给自己。亚当斯就这一传说写信给他的朋友威廉·图德说：“我以我的名誉声明，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平克尼将军一定是把她们全部留为己用了，连我的那两个也骗走了。”

亚当斯夫妇生了四个子女，他们的大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 1824 年当选为第 6 任总统。安比格尔成为唯一既是总统夫人，又是总统母亲的妇女。但她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切，她在 1818 年 10 月 28 日去世。亚当斯在这以后又活了 7 年零 8 个月，他是唯一的儿子也当总统的总统，他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就任总统 1 年零 4 个月时去世，活了 90 年又 247 天，是享年最高的总统。

托马斯·杰斐逊

与女黑奴私生了7个孩子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之父，他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是今日美国的奠基石。他的私生活也象他跳动奔放思想和广泛的才能一样，丰富多彩，令人称奇。

杰斐逊早年的恋爱对象叫丽贝卡·伯韦尔，是一个弗吉尼亚上等家庭的孤儿，据说她美丽而善良。他们相识时，她16岁，杰斐逊19岁。当时杰斐逊正在学习法律。他并未向丽贝卡提出过终身大事。因为在杰斐逊看来，婚姻不但意味着单身汉自由生活的结束，而且还意味着他去欧洲旅行的愿望得不到实现。一次，他向丽贝卡暗示，如果她能等他一两年，他将马上开始他的伟大旅行。可是，这位少女对此并不赞赏，杰斐逊只得回去继续他的学习。他向朋友约翰·佩奇诉苦说，他非常想念丽贝卡。

后来，当佩奇告诉他，他的一个同学杰克林·安布勒正与丽贝卡打得火热时，杰斐逊急忙来到威廉斯堡与之竞争。1763年10月，在雷利酒店的一次舞会上，杰斐逊想向丽贝卡求婚，但由于过于紧张没能坦率地说出来。“我准备讲很多很多，”后